

# 人海輪迴

長篇社會名著

廣益書局刊行



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新一版

社會長  
篇名著

人海輪迴

洋裝一册

(外埠酌加郵費)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著者

江 蝶 廬

出版者

廣 益 書 局

總發行所

廣 益 書 局  
上海河南路

分發行所

廣 益 書 局  
上海福州路

# 序

佛創天堂地獄之說。言天堂享種種樂。地獄受種種苦。世人固熟聞之。而實未之見也。信者半。不信者亦半。其果可信耶。其不可信耶。然而余則信之。非信冥冥之中別有所謂天堂地獄也。是信熙熙攘攘之地。自有天堂地獄之分耳。凡人生而富貴。居宮室之美。得妻妾之奉。享鐘鼎之食。被錦繡之榮。日則高車駟馬。夜則恆舞酣歌。奴僕婢養尊處優。此非天堂而何。若少而貧賤。宿茅茨。壓粗糲。衣敗絮。作勞工。仰不足以事父母。俯不足以贍妻子。遭環境之逼壓。感精神之慘痛。甚至鰥寡孤獨。疾病傷殘。告貸無門。飢寒交迫。男則流入卑田。女則陷身火坑。求生不得。覓死未能。此非地獄而何。嗚呼天堂地獄。即在眼前。果報循環。歷歷不爽。於是有人海輪迴之作也。試觀首回楔子中。託言神鬼。發付輪迴。揭出人不如狗一語。其諷世也深矣。著者僑寓春申。見夫海上之形形色色。較他處爲尤多。故特發菩提心。施廣長舌。說生公法。散天女花。編作社會小說。剖分邪正兩途。描摹盡致。寄託遙深。是欲天堂中人。勿因作惡而墮落地獄。地獄中人。或由好善而拔升天堂也。古

人海輪迴序

云孽海無邊。回頭是岸。信哉。余用是有感於斯。秉筆而爲之序。

夢公謹識



方仲賢  
馮滌芬



凌嘯雲

美鴻樓  
老七



黎介如

魏益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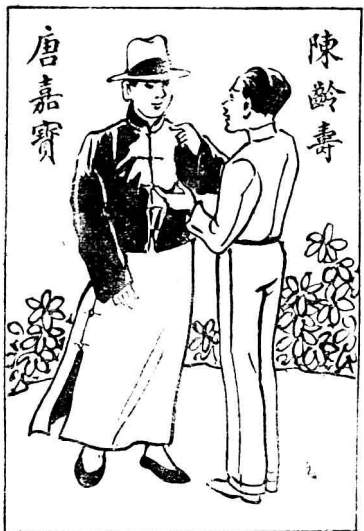
王世章

費鑑予



陳齡壽

唐嘉寶



貴華  
老四

馬屁阿六



雪琴

陳老三



華清  
泉

倪氏



華慕貞

陳金蓮



三





長篇社會名著

# 人海輪迴目次

|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 | 談鬼趣發付轉輪殿 | 慕夷風來觀跑狗場 | 一  |
| 第二回  | 遊申園偏多逐利客 | 入旅社巧遇有情人 | 四  |
| 第三回  | 棄舊戀新波翻醋海 | 溫香軟玉雲繞巫山 | 七  |
| 第四回  | 門口角落花思換主 | 變心腸流水恨無情 | 一〇 |
| 第五回  | 拆相好求計流氓頭 | 謀職業寄身司令部 | 一四 |
| 第六回  | 驚鴻落魄搓紙成團 | 流鶯比鄰游園赴約 | 一七 |
| 第七回  | 半淞園蕩舟盟毒誓 | 大雅樓飲酒進甜言 | 二〇 |
| 第八回  | 頑劣童師背畫龜形 | 輕狂妓人前拍馬屁 | 二四 |
| 第九回  | 填鵲橋成露水孽緣 | 敍雀局入烟花妙境 | 二七 |
| 第十回  | 急色兒郎眠花宿柳 | 負心漢子背義忘恩 | 三〇 |
| 第十一回 | 傷薄命憤投黃浦江 | 寫離書喝醒青樓夢 | 三二 |
| 第十二回 | 兩頭落空循環還報 | 一眼瞧見妖豔動人 | 三六 |
| 第十三回 | 紙紮店妖姬工賣俏 | 鹹肉莊浪子擬嘗新 | 四〇 |

人海輪迴 目次

二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第十四回  | 冷清清私訪鄧公館 | 鬧嚷嚷喜見陳姨娘 | 四三 |
| 第十五回  | 雨淋頭癡情戀少婦 | 風落帽作伐謝天公 | 四八 |
| 第十六回  | 定鑽戒潛赴寄娘家 | 索銀錢甘違親母命 | 五〇 |
| 第十七回  | 小王設計密授黎生 | 姨太藏奸遮瞞鄧老 | 五三 |
| 第十八回  | 存心出走同赴劇場 | 捲物私逃密藏旅館 | 五六 |
| 第十九回  | 意懸懸耽驚吊玉蟹 | 情脈脈却暑剖冰瓜 | 五九 |
| 第二十回  | 下榻姑家歡聯一室 | 納涼小閣夜話雙星 | 六三 |
| 第二十一回 | 訂婚姻暗絕小房子 | 得消息別識汽車夫 | 六六 |
| 第二十二回 | 償果報誰憐薄倖人 | 探新聞便宜風流子 | 六九 |
| 第二十三回 | 佛前求子姘識當家 | 庵裏藏身牽連胞妹 | 七二 |
| 第二十四回 | 捉棚雞難爲大和尚 | 結野鴛暫作小收場 | 七五 |

社會長  
篇名著

# 人海輪迴

## 第一回 談鬼趣發付轉輪殿 慕夷風來觀跑狗場

詩曰 一笑相逢姑表親 休嫌慈母語諄諄 入場游戲尋常事 暗訂三生石上因

大凡一個人產生世界極不容易。必要經過了六道輪迴。纔許你到世界上來走走。可是好歹結果。却要看自家前生德行。德行深的。當然是達官聞人。在社會上幹一番大事業。至於德行淺薄的。泰半是我輩芸芸衆生了。所以我常說『寧作太平犬』。不願做這亂世的人。這句話雖見得平淡。不期應驗很靈。隔不多時。上海狗潮大盛。人居然不如狗貴了。剎那間有誰不想立地化爲狗。趁這狗潮中撈摸幾個錢。可憐那些變不了狗的大。拍其狗屁。藉此倚狗爲活。焉知在這當兒。竟有鬼魂在閻羅大王跟前哀求苦饒。賞他投一條狗。閻王聽了。納罕着道。好好的往陽間去投人。何以偏要投狗。你倒講出個理由來。如果充足。孤家就將你轉入畜道。投一條狗便了。那鬼魂道。理由慢講。先請問王爺。賞小鬼投的是中國狗呢。還是舶來的洋狗。閻王道。你是中國鬼。只能夠投中國狗。你蓄意要投外國狗。孤却無能爲力。那鬼魂道。中國狗在目下時勢。投之無益。各處當局鑒於野狗充斥。正在下令大加剷除。務使盡絕。不是投得去了。反自速其死嗎。最好莫如做洋狗。可否請王爺設法。閻王詫異道。孤且問你。洋狗有何好處。那鬼魂道。說起洋狗來。吃的是牛奶白米飯。住的是洋式房子。每天還須用頂上香肥皂洗一個澡。請王爺想想看。這種日子。過來何等適意。因小鬼前生做人做得怕了。才有這個志願。總要求王爺格外抬舉。閻王皺眉道。你的志願是萬難達到的。孤見你可憐。令你投個女子。享一世男人的福。但不可暴殄天物。致下半世受苦。牢記牢記。那鬼魂起初還不大願意。聽閻王叫他。去享福。一個心頓時躍躍欲動。把投狗的思想。拋到腦後去了。當下閻王傳諭鬼卒。押着他走進輪迴。隨着一衆鬼魂。往人海中投生而去。正是

休嫌帶水拖泥筆 寫出窮形盡相文

話說法租界一條叫什麼霞飛路兩旁綠蔭夾道。每當早上六七點鐘的時候。步行其上。呼吸呼吸新鮮空氣。對於身軀上康健。確乎很有裨益。所以馮滌芬女士。每天到毓秀中學讀書。五點鐘必要起身梳洗晨餐之後。總是慢慢的走到校裏。從不會坐過一回電車。故而伊的體育比較甚麼人都健全。因此校裏的同學都稱伊做達克透飛脫。譯義便是脚博士。滌芬由他們取笑。仍不改伊的日常軌範。有一天伊剛出自己門口。刺斜裏跑過一位西裝少年。那少年似乎脫帽堆笑着。叫應伊道。滌妹。你好早呀。滌芬忙對少年一瞧。原來不是別人。乃是母親的內姪。喚做方仲賢。忙輕啓檀口。叫一聲道。表哥。你怎麼今天也起得大早。到這裏來想吸一些新鮮空氣嗎。仲賢笑道。滌妹休得取笑我了。我是起不來早的。不瞞你說。我還是隔夜人呢。滌芬道。你一夜不睡。做甚。這幾天時寒。暖不勻。夜間不睡。最易受病。以後要勸表哥少挨夜。才是仲賢道。原是啊。昨晚是費家喜事。高歌集全體出席堂會。我也是會員一份子。大胆串了一齣。捉放曹。等到戲畢。差不多已四下鐘了。主人費筠如殷勤優待。備了幾席精美點膳。要我們吃了才許走。直吃至天亮。纔向主人稱謝了。各自分散。我本想回去睡覺。忽然一時心裏高興。要看看早晨的風景。因為我自從離開了學校。通身都生了癩筋。早間無論如何落不起來。致將大好的春光。兀自犧牲掉了。真是可惜。今天湊巧。作個晨遊。不期遇見了滌妹。好說得有緣。滌芬不禁笑了一笑。說道。表哥。照你這樣晨遊。偶一爲之。則可。若天天如是。怕有損無益罷。說着。把手錶看了一看。又道。我不能陪你談話了。表哥。你晚上有空。請到我舍間一敘。仲賢道。很好。今天又值禮拜六。我開汽車來。請姑母同滌妹到申園去觀賽狗。如何。滌芬自是歡喜。作禮別了。方仲賢逕往校中讀書。仲賢看伊去遠。這纔回到家裏。睡到鐘鳴五下。方始一睜醒轉。要緊穿好衣服。催娘姨倒了面水。把自己一張臉。用香皂擦了。又擦洗了。又洗。然後用雪花膏厚厚的塗了一層。梳好頭髮。敷上司梯康。頓時刷光澄亮。戴上呢帽。披了一襲夾大衣。再在三門櫥裏取出一瓶法蘭西香水。開了瓶塞。在身上灑了幾滴。那一股香氣。足以使人陶醉。他打扮舒齊。對着大玻璃端詳了一下。匆匆下樓。走到車間裏。將自備的那部雪佛蘭跑車。開上馬路。車間自有人關好。仲賢將車如飛的開到霞

飛路馮宅門首停下。跳下汽車。一掀門鈴。就有一個很清潔的娘姨。將門開了一見仲賢。掇起笑臉道。我道是誰。原來方家少爺。今天是什麼風吹來的。太太很記掛着呢。仲賢微微笑了一笑。走進門內。只見滌芬正在洋台上逗鳥作樂。聽說仲賢來了。忙倚着欄杆喚道。表哥怎麼來的。這般遲啊。難道睡失了覺。仲賢仰首答道。沒有沒有。汽車一時損了機件。修理了片刻。方能駛出。倒累滌妹等得心焦。說着上了台階。匆匆登樓。只見姑母坐在大沙發椅內。旁邊雪琴丫頭托着金水烟袋。很小心的裝烟。仲賢走近幾步。恭恭敬敬叫了一聲姑母。方氏應着道。仲賢。你好貴忙。連我姑母家裏竟沒有空閒。踏到了。仲賢臉上一紅。道。姑母千萬不要動氣。這是姪兒不是我心裏天天想來。探望探望姑母和滌妹。不曉怎的一出門。就給朋友拉住了。我便做不來主。總望姑母原諒。方氏道。我並非責備你。爲的是上海壞人多。交朋友尤其要留心。常言道。近朱者赤。近墨者黑。況你年紀又輕。容易受人之愚。依我姑母的心。朋友少交。爲是。仲賢只是諾諾連聲。不敢去駁方氏的話。幸喜滌芬姍姍的走來。笑逐顏開的向伊娘說道。若不是今天我在門前遇見表哥。怕今天表哥還不會來。方氏道。怎麼不是呀。仲賢發極道。滌妹別再這樣說了。姑母更加要埋怨我哩。滌芬見他一副可憐形狀。笑得花枝招展。說道。你坐着罷。姑母一定不埋怨你。你肚中想必餓了。雪琴你去把我買的蛋糕裝來。給方少爺充飢。雪琴答應了一聲。放了烟袋。去裝蛋糕。滌芬又親手把熱水瓶裏的水泡了一盞碗。祁門頂上紅茶。分作三杯。每杯裏加了兩塊荷蘭方糖。然後一杯遞給方氏。一杯遞給仲賢。留着一杯自己喝。雪琴已將蛋糕裝來。擺在仲賢面前。滌芬道。這是我昨天放了學。到南京路冠生園去買的。叫做金帶蛋糕。製法和味道都好。表哥你嘗了。想也表同情的。仲賢笑道。你是品鑑家。一經讚美。當然是不會壞的了。邊說邊將包蛋糕的玻璃紙剝去。送到嘴裏。慢慢的咀嚼。連吃了兩方。始道。味道果然不錯。往後我也去買了。晚上當乾點吃。滌芬道。早上吃更佳。仲賢道。我起身已經飯後。那有吃蛋糕的工夫。方氏道。仲賢你身子這樣孱弱。應當早起早眠。起慣了。早方知朱柏廬先生說的黎明即起的好處。並且你父親只有你一枝芽。將來全靠着你一人。千定要學好。別叫人家背後談論。坍了方家的台。這幾句並不是我做姑母多嘴。你聽了難過。因爲我姑母也是方家的人。希望你爭氣。仲賢道。姑母說的盡是良言。怎敢不聽。以後當

束身自愛。竭力改過。方氏聽仲賢這般說法。大爲合意。吩咐雪琴。關照娘姨。開夜飯。不多一回。夜飯吃畢。方氏進房去了。仲賢低聲問道。我帶來三張申園門票。滌妹有興去開開賽狗的眼界嗎。滌芬道。我很願去見識見識。不曉得母親不肯同去。仲賢道。經滌妹一說。姑母無有不贊成的。滌芬真個依了仲賢主張。進房向方氏道。表哥請媽看賽狗。媽高興同去嗎。方氏道。去了。要誤你讀書功課。滌芬道。不妨。明天是禮拜。可以補讀的。方氏見滌芬心上要去。只得允着。道。既是你歡喜要看。去把斗篷穿了。夜深回來。要受冷的。滌芬見媽依道。好不快活。趕到自家房裏。換了一件紫醬素緞旗袍。一雙金色高跟皮鞋。外披玄色軟緞灰背斗篷。這才闐闐走出房來。方氏也罩了一件黑華絲葛灰鼠斗篷。丫頭娘姨。捧擁着到門外。仲賢開了車門。讓方氏滌芬坐好。才跳上車子。撥動引擎。直奔申園賽狗場而來。不知以後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游申園偏多逐利客 入旅社巧遇有情人

詩曰 觀賽歸來興未除 喜逢彼美亦堪誇 有情偏是無情好 日後空留鏡裏花

話說方仲賢開動汽車。風馳電掣。不多一回工夫。已到了膠州路。仲賢將車開到停車所在。攙扶方氏滌芬下車。隨了衆人進園。收票員將票子截去了角。走入場內。觀賽的十分擁擠。六角座和一元座的看台上。早佔得沒有隙地。幸而仲賢是兩元券。看台上尚有十來個座位空着。三人並排坐下。方氏座在居中。滌芬在右。仲賢在左。其時場裏還不會舉賽。仲賢對方氏道。姑母此刻離第一次賽。尚有十分鐘。我想去買幾張獨贏票。看看今夜的財氣好不好。方氏道。每張要賣多少。仲賢道。每張定例五元。我估量這第一次裏的那條司潑林。一定可以得到獨贏希望。滌芬道。真的嗎。表哥你也給我買兩張。我可不是希望贏錢。却是試試你的眼力。仲賢忙答道。這可我不能保險。因爲每一次賽。用狗四條六條不等。譬如司潑林是狗中之雄。比他強的或許還有。并且狗性最難捉摸。就是充當狗夫的。也未必識得透狗的脾氣。何況我們是門外漢。不過稍爲懂得一些。買起獨贏票來。比較那班阿木林。苦頭不致於喫了。方氏道。我們

就賞鑑賞鑑罷。何必定要去買這勞什子的票子。糟踐銅錢。即使贏了。也沒有什麼希罕。勸你歇了這個念頭吧。仲賢一團高興。被方氏這們一阻撓。心裏大爲不樂。但不敢形諸辭色。遂道。我原是一時遊戲。誰想靠了狗運贏錢。方氏道。這樣最好。我是看一回就要走的。正說着。幾個羅宋狗夫。牽了六條勇糾糾氣昂昂的外國狗。在場內兜了半個圈子。方仲賢指着那條穿紅的一號狗。向方氏道。這條就是司潑林。你看多麼雄壯。時常跑着第一的。少停你姑母看了一。定稱讚這司潑林的利害。那邊票房門口。擠擁着數百人。什九倒有買這一號狗。方氏笑道。仲賢快不要眼紅。這就叫狗不迷人。人自迷哩。仲賢也笑道。姑母譬喻得該諧極了。話未畢。只見狗夫已抱着各號狗。納入狗籠裏面。就有一個西人。將手中的綠旗向上一揮。那看台上的電燈。條的都熄滅了。祇剩賽場中的對棚燈。繁星價照耀得雪亮。接着那頭電兔。隆隆的在軌上試行。登時驚動了籠內的狗。狺狺亂吠起來。等到電兔一圈兜到西人。又將綠旗一揮。狗夫急把機關一撥。狗籠上的彈簧門。突然開放。六條狗爭先恐後。躡將出來。逼逐那頭電兔。真個比射箭還快。那些看台上的看客。一個個引領伸頸。希望自己得勝。可惜這時沒有吳道子般妙筆。不然替他們留下一個寫照。用珂羅版精印成冊。取上一個滑稽萬像圖。包管暢銷一時。風行全國。一轉瞬六條狗已將近終點。方氏道。仲賢。你的數十塊錢。幸虧我阻擋了你。若任你去買了。豈非白白的送掉。仲賢一看。果然一號狗還跑在第四。眼見得奪不着首席。心裏兀自奇怪。素有聲望的司潑林。竟爲落後。說時遲。彼時快。結果是五號西班牙班痕跑得第一。三號亨遜跑得第二。司潑林僅列第三。不要說獨贏。連位置都沒有。可憐就着一號狗票子的朋友。誰不痛恨他不爭氣。甚而至於有的罵着狗夫不當心。豢養得不合法。竟爲冷門。突出鳥亂了一陣。紛紛又到票房跟前。購買第二次的獨贏與位置。須臾第二次開賽。幾條狗跑到中途。忽然各顯身手。演起全武行來。勝負無從評判。由公正人宣佈本賽無效。所有售出的票子。等賽完了。另行補賽一次。馮滌芬見這許多人。坐不煖席。忙得不可開交。不禁笑向仲賢道。表哥。你瞧這班人。真可稱得忙人了。比賽十次。他們倒要跑二十次。票房足見比狗還辛苦。仲賢道。給滌妹挖苦到極點了。幸喜我不會去買票。倘然混在裏面。豈不也做了妹妹香口中的狗。這却我要感謝姑母的。仲賢正待說下去。看台邊走來一位雍容華貴的少年。見了

仲賢便點着首爲禮道：小方你纔來嗎？仲賢道：我是開賽前就來的。那少年笑笑便走了開去。滌芬將眼梢射過去看時，見那少年身上穿着一件蟹殼青毛葛灰鼠袍子，外罩一件元色素毛葛馬褂，頭戴一頂白灰絲絨外國帽子，白襪絨鞋，一張小白臉，較諸仲賢還得勝上幾分，而且舉止態度亦比仲賢風流瀟灑，不過面孔似乎很熟，好像在那裏見過的一時滿肚皮抄過，却想不出是姓甚名誰。回頭向仲賢道：表哥，這朋友是誰？他的面孔熟得很。仲賢道：滌妹不認識嗎？他就是凌嘯雲。滌芬始恍然想起道：噢，原來是他。有一回凌嘯雲共舞台客串穆柯寨，串的是旦末一齣壓軸，蘆花蕩，他改去周瑜一角，做工也好，扮相也好，目下在票友中要算數一數二了。仲賢道：滌妹目力不錯，嘯雲真是個聰明人物，一齣戲祇消學半個月，已經十分嫺熟，上到台上便不會有吃螺絲等弊病，所以我最佩服他，并且他又能畫得一手西洋畫，他房間裏懸的幾張男女模特兒，真像活的一般，倘使肯出賣與人，保定你搶我奪。滌芬道：他既然有這西洋式的丹青妙手，何不專心一致，成一名畫家，還要串什麼戲？仲賢道：滌妹話說得是，但有了錢的人，終缺少長性，推原其故，有的是傳下的鉅額遺產，吃着不用愁得，左右一天到晚空閒無事，不去嫖堂子，吃花酒，而肯學學畫唱戲，已是極長進不過了。滌妹未免責備得太甚。滌芬道：我並非責備他，我和他風馬牛不相關，他成名不成名，與我何幹？其時方氏已不耐再坐，說道：我們已看賽了幾次，止不過平賽跳欄兩種，叫我這老法人看，索然寡味，毫沒一點趣致可言。偏有你們這班年輕人，一窩蜂價和着洋鬼子的調，將銅鈿銀子整票的運到外國人袋裏去，真犯不着。我是坐了一回腰也有些痠了。滌芬同你喚黃包車回去罷。滌芬尚未回答，仲賢搶着道：現有汽車送姑母表妹回去，叫甚黃包車呢？方氏道：還有五次未賽，恐其你要多看一歇。仲賢道：姪兒是逢賽必到，看不看隨便的。當下相將下了看台，步出狗場。仲賢脚下緊一步，開過汽車，送姑母表妹回府，一想轉去尙早，於是將車開到英華街大東旅社門首，下車入內，走進電梯，開電梯認識是方仲賢，曉得他到三十號公司房間裏去的，正想撥機上昇，只聽嬌滴滴的喊道：慢慢叫，慢慢叫，開電機的聽是女人聲音，忙殺住了車，拉開鐵門，讓他進來。仲賢一看，是羣玉坊美鴻樓老七，老七一眼瞧見仲賢，笑吟吟的問道：方少爲甚不常來白相？仲賢道：不是我不來，實在應酬太多，一個身子竟兜不轉。美鴻



樓老七道。別說好看話了。一定方少嫌我們場化小。房間裏應酬不週到。仲賢道。算了算了。下次有空一准來。今天是誰徵你來的。美鴻樓老七道。小王叫的。仲賢冷笑道。王世章在我們一班人中。門檻算他最精。他做了你幾時了。美鴻樓老七道。是舊年九月裏做起的。今年算做了兩打花頭。刮皮得真是少有。剛纔他寫局票來叫。我原想叫小阿媛代出的。恐怕得罪了他。發起牛脾氣。我是擔當不住的。說着電梯停了。走出鐵門。仲賢道。你先到房間裏去。我隨後進來。以避嫌疑。美鴻樓笑了一笑。孃娜娉婷的走到三十號房間裏去了。仲賢在外守了約莫十分鐘。方始推門入內。見小王正同了費鑑予。魏益堂。黎介如。陳齡壽四人。興高采烈的在那裏打沙哈。美鴻樓老七立在小王背後看牌。王世章見了仲賢。招呼道。剛剛我打電話到你府上。回說你駕了汽車出去的。你躲在什麼地方。仲賢正色道。我在姑母家裏吃了飯。往申園看跑狗的。魏益堂道。問他則甚。小方快加入戰團。不要讓小王一人獨贏。仲賢本來愛賭若命的。欣然便加入戰團。說也奇怪。仲賢的牌風順利非凡。小王幾次同仲賢碰頂子。終歸失敗。有一副小王頂頭一對愛司。最後補進一對六點。一張茄克。仲賢起手是一對兩點。一張愛司。一張皇帝。賴司克又發進一張兩點。這副牌照牌面看。分明小王佔着優勝。恰好又輪着小王開口。小王就將面前的一百多塊錢。如數沙哈。旁邊陳齡壽插嘴道。小王一定三隻六點。小方是沒有看牌資格。仲賢亦疑惑小王三隻六不敢冒險。小王催促道。賭錢要爽。說着就看。不可疑乎不決。仲賢道。且慢性急。讓我想一想。說時兩隻眼睛一轉。正與小王背後美鴻樓老七接了個觸。美鴻樓把兩個指頭在櫻脣邊一按。仲賢心孔最靈巧。不過頓時明白美鴻樓老七的用意。欲知以後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棄舊戀新波翻酷海 溫香軟玉雲繞巫山

詩曰 莫笑桃花輕逐水 致教梅子獨含酸 情場變幻如蒼狗 化作浮雲一例看

話說王世章仗了雙對資格。如數沙哈。想嚇倒仲賢。詎知背後的美鴻樓老七。一顆芳心早已愛上了仲賢。眼見仲賢將中小王的偷雞。暗暗着急。湊巧仲賢抬頭射過眼光來。忙垂下粉頸。將兩個指頭在櫻脣邊一按。仲賢眼快。知道